紅樓復夢/0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九回　如是園寶釵悲玉　秋水堂平兒戲珍

下一回▶

話說柏夫人被善才裝入口袋，熱悶非常，氣不能出，心中著急，使勁一掙叫道：「悶死我了！」耳邊只聽見齊聲念佛，定睛細看，原來身臥炕上。老太太、賈府王夫人、竺、鞠兩太太、石、桂兩夫人、賈府璉二奶奶、梅姑太太、鄭、汪、周、陸、江、吳、趙幾位至親太太，夢玉、梅春、海珠們姐妹無一個不在面前，都還是念著觀世音菩薩寶號。柏夫人瞧著悲喜交集，掙著坐起身來，對老太太磕頭請安道：「媳婦蒙觀音菩薩慈悲，病已痊癒。」祝母歡喜之至，因才蘇轉來神氣未室，吩咐眾人不許說話。惜春趕忙進了一杯參湯。兩宅內外男女，無人不知大太太已回蘇過來，內外歡聲如雷。祝筠、梅白及各位親家老爺們都在寶書堂問安道喜。不多一會，各處皆知，俱來道喜請安。

柏夫人得觀音菩薩一滴楊枝水，其病若失；又飲了一杯參湯，魂安魄定，精神完固。問何媽回來沒有，老太太道：「因他回來，說你在十王殿遇著觀音菩薩，快要回來了。咱們才趕著都到這兒等著。剛坐不多會，你就蘇了。老何真個不說瞎話，我許他等著大太太真個回來，我重重賞你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觀音菩薩說六如閣齋供左邊第一個饅頭很不潔淨，吩咐以後須要檢點。咱們將那碗供取來，瞧是怎麼個兒不潔淨。」桂夫人命聽差媳婦去立刻取來。老太太親自將第一個饅頭分開，誰知裡面夾著一根雞毛。眾人瞧見都說：「這裡面的東西誰能知道？真是老太太一點虔誠，菩薩顯應。」祝母道：「蒙菩薩慈悲，令大媳婦還陽，一家團聚。咱們都到六如閣先去拜謝，等著一半天再上幡還願。

」這會兒是人人歡喜，都要去磕頭拜謝佛恩。

姨娘們趕著差人到六如閣知會伺候。

柏夫人見夢玉們俱在面前，對惜春道：「你們虔心拜鬥，陰司早已知道，很難得你姐妹們一點孝心。珍珠、芙蓉割股救我，已達南北兩鬥，諸神歡悅。我聽說很心疼你們。」祝母忙問道：「是誰割股？怎麼我不知道？」夢玉、秋瑞們道：「並不知有誰割股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瞧著珍珠、芙蓉這幾天面色黃瘦，不像是辛苦著急的樣范兒。想是兩人商量割股，定是有的。」珍珠、芙蓉紅脹桃腮說道：「並沒有割股。」海珠道：「不錯，這兩天我瞧著他們左手抬不起來。昨晚上紫妹妹問說，你兩個怎麼一樣的手疼，珍姑娘說想是被風吹著，誰知有這緣故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你兩個也不用隱瞞，不但陰司知道，連南北兩鬥星君已將此事奏知天聽。快些給他們瞧瞧，上點兒藥。

我病已好，別叫你們盡著受疼，我更不安。」秋琴將珍珠們拉往老太太面前。眾人圍著要看，珍珠、芙蓉不得已各將左手抬起，卷開採袖，見兩隻玉臂上各去掉一大塊皮肉。芙蓉臂上用黃紙香灰貼著傷處，珍珠是塊青絹子捆著，兩人臂上俱流著鮮血。祝母們瞧見無不感歎。桂夫人忙命取八寶無憂散來，替他兩人搽上，各用大紅綢巾包住。祝母問道：「你兩個怎麼商量著同去割股？想是兩人對換著割？」珍珠道：「我並不知道蓉妹妹是幾時割的，這會兒才知道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不錯，那位神道對我說是珍珠、芙蓉不約而同割股救親，真是難得！」

祝母道：「原來陽間作一點事，陰司全俱知道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我慢慢的對老太太說陰間的故事。倒是鐵檻寺的老和尚得了好處，他說請賈府太太、奶奶的安、道喜，他虧璉二爺超度，免墮地獄。此時在九幽十八獄，逍遙自在，念佛救度幽魂。倒是饅頭庵的那個老姑子，罪受的很苦。等著老太太們到六如閣去拈過香，我再說那老姑子受的罪。」

太太、奶奶們見觀音菩薩如此靈感，俱要同老太太去磕頭。

柏夫人命珍珠、芙蓉姐妹們都去拜謝菩薩。」三妹妹同海珠都沒有滿月，怎麼就出房門？梅大妹子是多會兒到的？」祝母道：

「你已暈了七晝夜，那天十二滿月，誰還有心腸熱鬧？也不收禮，也不請客。你三

妹子同海珠們天天都在這兒守著。賈大姐姐們可憐七八夜衣不解帶，何曾睡個覺兒。梅大妹妹聽見這個信兒，星夜趕來，前日才到。今日是十八，你想這是幾天了？急的我什麼似的，只差了要尋死。可憐鄭大妹妹、汪五妹妹、顧二妹妹同這些姐妹們，輪著在這兒坐夜，想著法兒給我解愁。

這幾家姑娘們陪著這些姐妹拜門，可憐誰不念你，都願你好。

你二兄弟急的四路訪求名醫。剛才聽見你好了，樂的什麼似的，差人各處去給個信兒，免叫人懸望。夢玉急的這幾日像個木偶似的，也不吃，也不言語，瞪著兩眼，盡自瞅著，可憐這會兒臉上才有點兒人氣。咱們且去拜佛，讓二兄弟進來瞧瞧，也叫他們歡喜。」

老太太領著眾人出去，派碧霄、雙桂、文來、雁書同幾個精細媳婦們在這兒伺候大太太。這會兒眾人心中歡喜，一個個笑逐顏開，跟著老太太出了安和堂，一大陣往甬道上去。將進寶書堂，祝筠、梅白、鞠冷齋同汪、鄭、周、吳那幾家至親老爺迎著老太太請安道喜。祝母笑道：「托諸位老爺福庇，不但蘇轉回來，連病都好了，真是可喜之至！諸位老爺都是至親手足，叫你二兄弟陪著進去見見，以慰連日關切之念。」眾位老爺道：「老太太請去拈香，姪兒們去見大嫂子請安。」祝筠站在一邊，讓老太太這大隊天仙過去。同到安和堂來見柏夫人請安，談說冥中之事，祝筠們深為歎異。

老太太進了如是園，同著王夫人、各位太太們笑語不絕，比往日精神頓加十倍。梅秋琴笑道：「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
咱們總覺著心口兒上少了一件東西，比吃了仙丹的還舒服。」汝湘接口道：「眾人的仙丹是吃在心上，老太太的仙丹是吃在腿上呢。」汝湘道：「那幾天老太太到安和堂去，兩三個人扶著，走一步倒退兩步，真是行道之難難於上青天。這會兒老太太腳上像是架了雲，走的輕鬆又快，咱們使勁兒還趕不上。因此知道老太太的仙丹是吃在腿上。」汝湘未曾說完，祝母縱聲大笑。寶釵道：「汝妹妹是咱們老太太的東方曼倩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文湘妹妹很不像姐姐，總不見他言語。」鄭太太道：

「文湘同我姐姐的彩芝一樣，最愛的是一個人兒靜坐，做針黹、看書，懶得同人說話。」寶釵道：「將來彩姑娘過來了，咱們都得迴避，別在這兒討他的嫌。」夢玉聽汝湘說笑話，正是喜笑顏開，忽然聽見寶釵這幾句話，他忍不住大哭起來。祝母們駭了一

跳，趕忙站住，圍著他問道：「兒子！你好好的這為什麼？」眾人都不解其意。

夢玉傷心慟哭一會，對祝母道：「老太太這一輩子再別去接彩姑娘，何苦呢，要他來幹什麼？」祝母們都不解這話，海珠姐妹知道是為寶釵剛才這句玩話，平兒亦會意，接口說道：

「你這傻兄弟，寶姐姐說玩話，你就當真。當年寶二哥要像你這樣疼他，也省了他好些眼淚。」平兒未曾說完，王夫人、寶釵、珍珠、探春、惜春一齊流下淚來，寶釵更悲不可解。祝母道：「這都是夢玉惹的亂兒，好端端的一哭。」秋琴笑道：

「老太太別怪夢玉，實在很虧他這一哭。不然這會兒賈大姐姐娘兒們見大姐姐回生病癒，打心眼兒上歡喜的使不得，就是上了柞牀也柞不出點兒眼淚。這是歡喜眼淚，不是夢玉咱們那兒瞧得見。」

祝母同王夫人們一齊好笑，不知不覺的出了如是園。見楚寶堂門口出進皆人，走過瓶花閣到怡安堂卷棚下，姑娘、嫂子一溜兒站著伺候。老太太吩咐將寶珠姑娘、夢金哥兒、賓哥兒都抱去給大太太請安。寶釵、榮貴領著慧哥兒、毓哥兒、探姑奶奶的定哥兒、閏姑娘一同都去請安。祝母們走過景福堂，到六如閣門口，家人媳婦整齊站著一溜，都面有喜色。老太太看了心中歡喜。同各位太太進去，見佛龕中那尊觀世音菩薩就如活現。諸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沒有一個不虔心禮拜，各人虔許心願。老太太吩咐朱姨娘們，凡是六如閣齋供及一切香花燭幔等項，以後務須親自潔淨備辦，不必交廚房料理。兩個姨娘連聲答應。祝母對王夫人道：「請大姐姐在這兒陪著太太、姑娘們拜佛，我同著你三妹妹們到致遠堂去磕個頭兒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老太太請便。咱們拜完佛，都到景福堂等著給你老人家道喜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眾人都喜，豈獨是我一人。」說畢，領著桂夫人、石夫人、梅秋琴、修雲、海珠眾姐妹，剩下珍珠甚難為情。寶釵會意，對探春、珍珠道：「咱們也是孫女兒，跟著老太太過去磕頭。」夢玉聽了十分歡喜，一齊都往致遠堂拜祖。

此時，滿城內外，無處不知祝尚書夫人死了七日，重生還陽，病體痊癒。那男女親戚不拘遠近親疏貧富，不約而來請安道喜。各衙門夫人、太太領著奶奶、小姐都親來道喜。登時之間，祝府東西兩宅門前轎馬如山。祝母們正在拜祖，聽說各衙門夫人俱到，趕著垂花門迎接。有幾位高年的太夫人，祝母陪在介壽堂接待。

有些夫人、太太是桂夫人同賈府王夫人陪著，在怡安堂款待。梅秋琴同鄭、汪、周、陸幾位太太們在景福堂，拉著竺、鞠兩親家陪著各家至親。石夫人拉著賈府璉二奶奶，在西宅裡寶書堂陪那些疏親遠戚。海珠們分陪來的奶奶、小姐、姑娘們，兩宅分坐。祝筠帶著夢玉、梅春在西宅外面陪客。不多一會工夫，鬧的處處是人。兩宅姑娘、嫂子們自從大太太病凶以來，晝夜不得安歇。這會兒接著這一忙，真是分拆不開，沒有一個不是頭暈腳疼，忙個不了。幸虧四個姨娘同著探春、寶釵兩位姑奶奶料理兩宅一切事務，不致慌亂。內外親友往來不絕，一連幾日才接待完結。祝母們無不疲乏；又值日長春倦之時，內外人等多半勞乏成病；王夫人們亦很支持不住。祝母吩咐內外人等各賞假十日，輪班歇息以蘇勞頓。柏夫人亦因新痊未久，靜養調理。兩宅中將個錦繡春光輕輕放過。

不覺已交初夏，柏夫人稟知老太太，擇於四月初一日出房，親至六如閣拈香，各廟供佛齋僧，致遠堂祀祖；初二日蔭玉堂謝神，是日請老太太、賈府太太、竺、鞠兩親家、梅姑太太、鄭、汪、周、陸幾家至親太太、奶奶、姑娘，並兩宅的夫人、奶奶們道乏謝勞；初三日請兩宅內各位老爺、師爺、各項清客、門客，並賞兩宅內外男女等酒飯，以謝勞乏。自初三日以後，門外間日請客道謝。又擇於四月十五日，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做七晝夜水陸道場、燄口施食。所有一切應辦事務，俱托楚寶堂兩位姑奶奶並怡安堂的四位姨娘總司其事。祝母聽說心中歡喜，命桂夫人吩咐垂花門，知會兩宅內外家人媳婦、丫頭、小子一體遵辦。

這日飯後，祝母對石夫人道：「連天風雨將些殘花落盡，今日天氣清明，請了賈大姐姐來，咱們到如是園去瞧新漲，順便到大姐姐那兒去說個閒話。自從他病好了，天天鬧客，也總沒有問問那陰間的故事，趁這空兒去聽個鬼話。後日初一誰也沒有空兒。」石夫人道：「賈大姐姐因這一程子養病沒有出房，又兼著連朝風雨，今日早上見天晴，身子舒服，到老太太這兒請過安，同梅大姐姐到楚寶堂吃早飯。約下媳婦飯後到園子裡逛會子，同去看大姐姐。我聽說鄭大姐姐、汪五姐姐都在那兒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別叫他們知道，咱們悄悄兒去看熱鬧。」石夫人道：「老太太要去，咱們這會兒就走。」祝母命五福、賓來跟著，婆媳兩個步出介壽堂。值日媳婦們同效力丫頭有一二十個，隨著老太太出了院門。早有怡安堂姑娘、媳婦們上前迎接請安。江蘋回道：「丫頭的主母在楚寶堂核對冊檔。差丫頭們伺候老太太在怡安堂喝茶。」祝母笑道：

「你們的信兒也實在快，我才出院門，怎麼就全知道我到楚寶堂去喝茶，看他們的熱鬧。不知還有誰在那兒？」江蘋道：

「鄭太太、汪五太太都在那兒。」祝母點頭，見陶姨娘們俱站在怡安堂卷棚台階下，楊奶子抱著夢金請安。石夫人笑道：

「夢金越長的乖，很叫人疼他，有好幾家要定下他做女婿，將來要學他哥哥，不知要娶幾個老婆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有誰要給他做老婆的，我攏共攏兒都定下，越多越好，還怕沒有飯養他嗎？」石夫人道：「那天甄家原說給惜姑娘下定，因大姐姐病，就沒有言語，這又不知改在幾時。」

祝母們一路說話，不覺已到瓶花閣。桂夫人領著修雲們趕忙迎接。祝母進院，見探春、寶釵迎著請安，祝母笑道：「你兩個請人吃早飯，就不邀我。」探春道：「今日是二嬸子查對冊檔，同咱們太太就在這兒吃飯。誰知鄭大嬸子、汪五姨兒也來，遇著一處，正商量著去請老太太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這一溜兒長春花、石竹子、夾竹桃，這程子被雨下壞了；今日天晴，又知道老太太必到這兒，都趕著開的這樣熱鬧。」只聽見有人接口道：「芍藥花開的這樣熱鬧，他倒不贊一聲兒。」祝母轉臉見王夫人同秋琴們俱來迎接，秋琴道：「咱們偏老太太吃點兒好東西，又叫老太太找了來，這怎麼說呢？」祝母道：

「我來門你們個趣兒，邀著賈大姐姐們到園子去看個新漲。晚上是我作東，在園裡吃飯如何？」王夫人同鄭、汪兩太太道：

「老太太吩咐，誰敢不遵？但咱們今日晚上同明日一天，公分給大姐姐起病，請老太太做陪客。過這幾天，再領老太太的賞罷。咱們坐會子，同著老太太到園子去。一路逛到安和堂，聽大姐姐說那陰司地府的話，比什么兒還有趣。」祝母點頭道：

「使得，我本來這一程子也總沒有過去。不用你們公分，攏共攏兒都是我的就是了，又花不了幾個錢。」秋琴笑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脾氣，不花錢總不舒服。咱們竟遵老太太吩咐，出個請客的名兒，老太太一個包辦花錢就完了。」

眾人甚覺好笑，同至楚寶堂坐下，探春趕忙送茶。祝母問道：「那長桌上堆著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都是四堂姨娘送上歷年底冊。因長遠未曾查看，各處冊上添換過多，難以

清理。太太正要去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祝母道：「我也有些風聞，那四堂的丫頭們將此東西送這個給那個的，故意說是鼠傷霉爛，以便報銷更換。其間還有好些私弊，必得到各堂盤查一遍才能知道。

等著過幾天，我一處一處去瞧。若是查出私弊來，打了不算，交給媒婆賣出身價來賠。」梅秋琴道：「老太太說的一點不錯，必得清查一遍才得明白。但這件事不用老太太同二姐姐去，只要楚寶堂兩位奶奶同咱們家的派上兩個，一人一處，各清各款。

有無私弊，總在這查的人身上出甘結，誰肯替他們鬧個丟人在身上。這樣辦法又快又簡絕。若是老太太親自盤查到一處，總得一個月還鬧不清楚。」鄭太太道：「梅大妹妹的話一點不錯。世上最討嫌的是盤查東西，老太太鬧下兩天，就要發煩。」祝母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這四堂去盤查不必派人，就是探姑娘、寶姑娘帶著汝湘、九如按著冊檔，將四處盤查清楚。各具保結，斷不可營私徇情，自取賠累。」探春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不敢不秉公查辦，橫豎總將實在情形稟明，隨老太太再為查對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很好。咱們就去呢，還是再坐會子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一路逛到安和堂，也就不早了。」

祝母同著眾人離卻楚寶堂，進如是園。滿地下蒼苔新翠，襯著殘花。桂夫人指道：「幾天不見，怎麼就長出這些小筍？」梅秋琴道：「這一對梧桐，洗的蒼翠可愛，可惜這一架紫藤落了個乾盡。」鄭太太道：「咱們家的薔薇，倒比你們這一籬開的熱鬧。」王夫人對著祝母道：「夢玉給我修蓋屋子，將個園子收拾的很好。我來的那幾天，百花將放，我家的一個好春光被老太太給我放去了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這兒的也就是你的，何曾將春光替你放去。咱們在一堆兒過的很好，大姐姐又別動想家的念頭。別說我不放你，只問你二妹妹同眾家姐妹們誰肯放你回去。」汪五太太道：「你家裡有大奶奶同璉二奶奶料理家務，你是個快活閒人，那一條兒要你費心。這兒就是你家一樣，我瞧著你橫豎去不了，將想家的念頭快些丟開。等著惜姑娘放了定，叫璉二奶奶回去照應照應老家兒倒是個正經主意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汪五妹妹倒說的有理，我算是老太太的大女兒，同梅大妹妹兩姐妹到娘家來了，就難得回去。且過幾天咱們再商量。」祝母搖頭道：「我不聽你的商量。咱們到秋水堂歇個腿兒。真個的池水都滿上了磡兒，將些嫩荷葉兒全淹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去年荷露茶，老太太也沒有嘗著一口兒。」祝母問：「什麼荷露茶？那兒來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們將荷葉上露水攏共攏兒取下來，用舊砂壺松枝火煎出茶來吃。這樣好東西，也不送點兒去給老太太嚐嚐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是誰鬧的玩意？我總不知道。這才是

瞞著我吃好東西。你說是那幾個，等我罰他。」寶釵道：「我聽見有這麼件事，可不知是誰。等著我查訪明白來回老太太，按著名兒罰，一個也別饒。」修雲、海珠們只是抿著嘴兒好笑。

此時，秋水堂前倒像是西池王母帶著些瑤台仙子。祝母坐不多會，見秋瑞、珍珠、惜春、芙蓉、汝湘、紫簫、芳芸奉柏夫人之命差來迎接請安。秋瑞道：「夢玉今日文期，同魁兄弟在蕉雨山房作課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那天二叔叔說夢玉近來作的文字兒很有長進，我聽了很樂。能夠唸書成名，也不枉我的期望。你們都要助他唸書才是。」秋瑞、珍珠、芙蓉、海珠等齊聲答應道：「不拘到那裡，總是伴他唸書。今年同這幾處親戚弟兄們的文會亦很認真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這才是做媳婦的道理。」

珍珠隨著眾人答應，忽然想過味來，不覺面脹飛紅，見寶釵點頭，抿著嘴兒好笑，王夫人默然無語，似乎欲淚，更覺地無自容，趕忙退身下來，靠著一棵老梅樹以巾拭淚。不提防有人在背上一拍道：「妃子不須煩惱，寡人合你到沉香亭去消遣則個。」珍珠嚇一大跳，回頭見是平兒，說道：「你何苦來呢！駭人這一大跳！」平兒笑道：「我瞧見你在這兒發煩，故此過來問個信兒，到底是為什麼流這一股眼淚。」珍珠道：「我瞧著這樹的樣兒，很像林姑娘墳上的那棵楊樹，見樹思人，因此流淚。」平兒搖頭笑道：「好乖孩子！等我詢出這緣故來，再撕你的利嘴。」說著，剛要回身，見祝母們都走下台階，趕忙上前相見道：「同九如妹妹在藏春塢看魚，聽說老太太要到安和堂去，我趕著來同去逛逛。」祝母道：「咱們正在這裡等著呢。」

眾人同著老太太一路說笑，依花傍樹，穿徑渡橋，只覺衣香人影如在畫圖。張、徐兩老管家婆，領著西宅裡姑娘、媳婦們都在蔭玉堂前、如是園口迎接伺候。祝母進垂花門，由寶書堂一直進去，剛下卷棚，抬頭瞧見一人，心中大喜。不知老太太見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